

# 卷一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泥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一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佳人體似酥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金瓶梅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當。時。歌。舞。人。不。回。  
 二。八。佳。人。體。似。酥。  
 暗。裡。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借道  
真酸  
讀此  
不露

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為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淒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廚前愧沒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人爭氣正是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真箇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鬪氣錢可通神果然是願指氣使趨炎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吮痔真所謂得勢疊有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有甚于此者這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如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秉燭達旦的閨

亦宜  
是也

雲長古今能有幾人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懽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留那一瞬懽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

三杯花作合

兩盞色媒人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而鬪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難顧事業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為綠珠命喪囹圄楚霸王氣槩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真所謂生我之門死我戶看得破時忍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色的利害處說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見得堆金積玉是棺材內帶不去的瓦礫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內裝不盡的臭汗糞土高堂廣廈玉宇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綉

說得世  
情水冷  
須從滿  
國區區

襖狐服貂裘是骷髏上裹不了的敗絮。卽如那妖姬艷女獻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鋒陣上將軍叱咤獻威風。朱唇皓齒掩袖回眸。懂得來時。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增惡態。羅襪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鈿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着。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蹶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末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忝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箇清閒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正是

正公說  
法石應  
首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說話的爲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爲當時有一箇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鬪寵爭強。迎姦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正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性情瀟灑。饒有幾貫家資。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任着門面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驟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

彼得錯  
縣變化

只為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為，所以這人<sup>四〇字是〇一〇生痴痛</sup>不甚讀書，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箇最相契的姓應名伯爵，表字光侯，原是開綉段舖，應員外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嫖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諱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亡，遊手好閑，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閒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其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

磊落寫  
來于結  
她獨以  
此段滿  
洞便覺  
動

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還有一箇雲叅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堅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却自己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為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說這一干共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啣盃意氣深，  
兄弟弟弟抑何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纔見心。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

奸計

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却又有一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爲室。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又嘗與拘欄內李嬌兒打熟。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

如此齊  
婦世上  
有幾

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他却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正是

東家歌笑醉紅顏。又向西隣開玳筵。幾日碧桃花下臥。

牡丹開處總堪憐。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千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曾着箇家哩。現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却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這些兄弟們沒有好

教語可  
配各臣  
誦疏

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就是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爲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却不更好了。咱只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正說着話，只見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外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却兩箇就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盛的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脚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

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通不來傍箇影兒。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怪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嫂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梳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都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

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哥，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們頑耍一日哩。西門慶便道：正是我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寫上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眾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

些情分。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只是俺眾人們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西門慶笑道：怪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好。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却教誰補？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咱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常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去邀他來，應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箇大官兒邀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箇酒碗兒。西門慶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饒癆瘵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你到間壁花家去，對你花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



我話你二爹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玳安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這裡無過只兩箇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箇去處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裡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裡又寬展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娘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希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說就放出屁來了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聽了好不歡喜說道既是你西門爹攜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箇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至期以定攏撥他來多拜上爹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西門慶對應謝二人道自這花二哥倒好箇伶俐標緻娘子兒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

只恐攜  
帶二爹  
便要掃  
戴二娘

身道哥別了罷咱好去通知衆兄弟糾他分資來哥這裡先去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干是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幾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弟兄們說說笑笑到有趣些說畢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話休饒舌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早起剛在月娘房裡坐的只見一箇纒鬚頭的小廝兒手裡拿着箇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箇頭兒立起來站在傍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袋一看簽上寫着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行

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籠裡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箇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箇拜匣，玳安兒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共總入封，也不拆看，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荷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

七

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沒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箇名，不如掠還他罷。」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一直往前去了。到了次日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與兒買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罈金華酒和香燭帑札雞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和玳安兒來與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師父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帑疏辭，晚夕就在師父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便來，只見玳安兒去了一會來回說已送去了。吳師父說知道了，須臾過了初二日，初三早，西門慶起來梳洗畢，叫玳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咱這裡吃早飯，一同好上廟去。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玳安應諾去，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却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箇人爲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守常時節白賚光連西門慶花子虛共成十  
箇進門來一齊羅圈作了一箇揖伯爵道咱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  
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一面叫着菜兒須臾吃畢早飯西門慶換了一  
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遙早望見那座  
廟門造得甚是雄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牆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牆門八字一帶都粉赭色紅泥  
進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  
廊下各阿婆三清聖祖莊嚴寶相列中央太上老君黃帝青牛居後  
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是吳道官的道院進的門來兩下都  
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慶擡頭一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

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殿廳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鋪設甚是齊整  
上面掛的是昊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列着的紫府星官側首掛着便是  
馬趙溫關四大元帥當下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  
人進入裡邊獻茶已罷眾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賚光攜着常時節手兒  
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面上  
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時節道哥這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  
眼兒便好還經得多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伯爵聽見走過來道狀兒  
弟他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眾人笑了常時節便指着下首溫元帥道  
二哥這箇通身蓋的却也古怪敢怕是盧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  
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

箇道家死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什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箇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搔胞，說的衆人大笑，一面又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箇紅臉的，却是關帝上首，又是一箇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畫着一箇大老虎，白賚光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妨事麼？」伯爵笑道：「你不知這老虎是他一箇親隨的伴當兒哩。」謝希大聽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箇伴當隨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慶道：「這等虧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却怎的說？」伯爵道：

落無  
入化

子純一箇要吃他的伴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箇要吃你的，隨你却不怕死了你罷了。」說着一齊正大笑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的來？」吳道官道：「官人們還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箇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裡去化些錢糧，整整住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景陽岡，岡上新近出了一箇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憐這些獵戶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賚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賚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

這錢是  
罷不  
罷命

小人一  
圖  
劇行樂

我再說箇笑話你們聽一箇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  
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而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眾人哈哈  
大笑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昏罷一面取出疏昏  
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書寫尊諱衆  
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  
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  
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  
兩件不要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  
二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倘或兩箇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  
箇叫應大哥我還是應應二哥應應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搗斷腸子  
的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

伯爵等一千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  
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昏于是點  
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昏朗聲讀道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  
天化祝實念雲理守吳典恩常峙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情旨伏  
為桃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風管鮑情深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  
况四海皆可弟兄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涓今政和年月日營備猪羊  
牲禮駕馭金資崙叩齋壇虔誠請禱拜投

吳天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直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過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鑒察  
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黃同時期盟言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

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常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來誼  
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戶戶  
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然後送神焚化  
錢帛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菜品之類  
整理停當俱是大碗大盤擺下兩卓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  
道官側席相陪須臾酒過數巡衆人猜枚行令耍笑哄堂不必細說正是  
纔見扶桑日出 又看曦馭御山 醉後倩人扶去 樹梢新月纔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娘叫小的接爹來去說  
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

破座委的我第三個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  
路咱兩箇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箇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們怎的花  
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箇一搭裡去的是省得他嫂  
子疑心玳安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也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箇小廝  
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裡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一齊起身向吳道  
官致謝打攪與伯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  
去了單留下這幾箇嚼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題却表西門  
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  
一箇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  
說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聽了往那邊去  
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却說光陰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一日西門

慶正使小廝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來家的便益些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這等猜不着西門慶笑道恠狗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咱與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咱聽得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西門慶道甚麼稀罕的伯爵道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

說道這箇人有名有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過這景陽崗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腳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說畢西門慶搖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吃罷怕悞過了咱們倒不如大街上酒樓上去坐罷只見來興兒來放卓兒西門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于是一回到臨街一箇大酒樓上坐下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响衆人都一齊瞧看只見一對對纓鎗的獵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打死的老虎好像錦布袋一般四箇人還擡不動末後一疋大

伏教語  
便搖動  
酒樓之  
睡一針  
不漏

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  
你說這等一個人若沒有千百觔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這裡  
三箇兒飲酒評品按下不題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凜凜七尺以上身材滿面稜稜二十四五年紀雙眸直豎遠望處  
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觀時好似一雙鐵確脚尖飛起深山虎豹  
失精魂拳手落時窮谷熊罷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朶  
銀花身穿着一領血腥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認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要來尋他哥子  
不意中打死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却說  
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廳前知縣看了武松這  
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參見畢將

不食財  
不代去  
不吝

打虎首尾訴說一遍兩邊官吏都嚇呆了知縣在廳上賜了三杯酒將庫

中衆士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福蔭  
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  
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賞罰何不就把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沾  
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處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在廳上依散  
與衆獵戶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擡舉他便道  
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叅你在我縣裡  
做箇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擒拿賊盜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謝道若  
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叅武松  
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數日酒止  
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却也歡喜那時傳



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藝畧芳 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知縣相公擡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欣從額角眉邊出 喜逐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為人懦弱模樣猥狔起了他箇諱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侮他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

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看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箇箇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王家嚴勵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買兩箇使女早晚習學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

是兩根

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玉蓮學箏，這兩箇同房歇臥。王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攪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每要收他，只碍王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王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

- 第一腰便添疼
- 第二眼便添淚
- 第三耳便添聾
- 第四鼻便添涕
-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王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知道不容，却賭氣倒賠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宅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進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不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嗚呼死了。王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

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西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自嫁武大，見他一味老實，人物猥獷，甚是憎嫌。常與他合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箇貨？每日癢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味洒着緊處，却是錐釘也不動。奴端的那世裡悔氣，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為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鴛鴦對奴真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到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稟伶俐，配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

少日金備撞不着賣金的，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

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

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彈胡謔詞，撒謎語，叫唱一塊好羊

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

又住不牢，要往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餛飩不曉事的，你賃人

家房住，淺房淺屋，可知有小人囉哩。不如湊幾兩銀子，看相應的，典上他

兩間住，却也氣槩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裡有錢典房？」婦人道：「啞濁

才料，你是箇男子漢，倒擺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

湊辦了去，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治不遲。」武大聽老婆這般說，當下湊了

十數兩銀子，典得縣門前樓上下兩層四間房屋，居在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照舊賣炊餅，過活不想

此亦復能

這日撞見自己嫡親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好、不、宜、際中讓至樓上坐房裡喚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崗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叔今新充了都頭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值、得、責、弄便道叔叔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箇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迎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下○老○氣○只把頭來低着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陪武松坐地○慧、想、慧、想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畢竟有千百筋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瘟撞着他來如今看起武松這般人物壯健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

此想入神

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叔叔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別處任不方便胡亂在縣前尋了箇下處每日撥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叔何不搬來家裡任省的在縣前土兵伏侍做飯腌臢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來叔叔倒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道移在這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

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嫂憂心二人在樓上一遍一句的說有詩為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且下來則箇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此無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實

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筋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吃了一歇酒闌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奴這裡等候哩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識 幾點碧桃春自開

第二回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孝順歌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  
嬾倚門餘梅花半含蕊，似開還閉，  
初見簾邊羞蓋，蓋還留任，再過樓頭，  
款接多歡喜，行也宜，立也宜，坐也宜，  
又宜，假傍更相宜。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旋打開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婦人也慌忙起來與他燒湯淨面武松梳洗裹幘出門去縣裡畫卯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來家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畫卯已畢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

語云三刀入肉

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拿東拿西蹀里蹀斜也不靠他就是撥了土兵來那廝上鍋上竈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道恁的却生受嫂嫂了有詩為証

武松儀表豈風流，嫂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相思常自看衾綯。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鐵茶菓請那兩邊隣舍都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箇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

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意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漢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好大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祥瑞飄簾瓊花片舞前簷。剡溪當此際，濡滯子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時呂蒙正，  
窑內嘆無錢。

當日這雪下到一更時分，却早銀粧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去縣裡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婦人早趕出去做買賣，此處思用王婆不着及間壁王婆買了些酒肉，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鬪，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望見武松正在雪裡

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婦人推起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鷄哥綠紵絲襖，入房內。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撥條橈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搬些養熟菜蔬入房裡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裡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盃。武松道：一發等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教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橈子，近火邊坐了。

多處  
姚公道

好入境

卓上擺着盃盤，婦人擎盃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過成雙的盃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呷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髻，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阿呀，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哄動春心，那裡按捺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攙，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

綠園

如此人  
世上却  
無吾正  
怪其奈  
近人情

房內却拿火筋，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筋，口裡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筋，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盃酒，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盃兒殘酒，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為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捨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收拾了碟盃家伙。」

金瓶梅

第一二回



厨下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捨白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  
已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  
担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  
都是你這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  
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  
見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  
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聽見笑話武大撇了婦人便  
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會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  
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

備信心  
兄弟而  
不為妻  
言所惑  
世人如  
武大者  
正少

子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  
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配話你有臉見他雖有甚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  
了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裡住却不道你留他武大  
道他搬了去須乞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乞別  
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帋休書你  
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  
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內收拾行李便出門  
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  
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  
婦人在裡面喃喃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

說不養  
活又不  
後樣直  
是可惜

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交付交，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然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箇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得此事。當日就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箇親戚在東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勳，見做殿前大尉之職，要送一担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着得你去方可。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既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

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瓶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却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交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來怎的？」到日後，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箇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并喫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

如此隱  
諱武大  
之不正  
其正  
死

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箇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去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早閉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盃武松再斟第二盃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說我的哥哥為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句話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

有此利  
當應是  
打虎對  
手

噹噹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臄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腥膿血糊不出來驚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塊瓦磚兒一箇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為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只為○瘦○不○着○鳥○偏○有○此○鳥○車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了正是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

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武松道哥哥你便  
不要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  
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  
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  
駝塚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只說武大自從兄弟武松說  
了去整整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氣繇他自罵只依兄弟言  
語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未晚便回來歇了担兒便先去除了簾子關  
上大門却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物我  
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闔了也吃隣舍家笑話說我家怎生  
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着卵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繇他笑也  
罷我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被婦人噉在臉上道呸濁東西你

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兄弟說的是  
金石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門那婦人  
氣生氣死和他合了幾場氣落後鬧慣了自此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  
先自去收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也暗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  
有詩為証

慎事關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梅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三月春光明媚  
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門前簾下站立約莫將及他歸  
來時分便下了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  
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人正手裡拿着义竿

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婦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紀生得十分浮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才身穿綠羅裙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裡搖着洒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箇眼色兒這箇人被叉竿打在頭上便立住了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想是箇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鬢鬢賽鴉鴉的髮兒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娉娉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趨脚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緊揪揪白鮮鮮黑褶褶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觀不盡這婦人容貌且

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鬃髻一涇裡楚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朶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着兩朶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趨趨金蓮小脚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口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喪賣弄殺俏冤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鑽入爪窪國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喏道不妨娘

畫中  
畫中人

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那婆子笑道：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不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婦人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箇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觀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廻。方一直搖搖擺擺遮着扇兒去了。

傳神在阿堵中

風日晴和漫出遊。偶從簾下識嬌羞。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淨。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却在簾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人。方纔收了簾子。關上大門歸房去了。看官聽說這人。你道是誰。却原來正是那嘲風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

開生藥舖。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發送了富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尋應伯爵到那裡去散心耍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箇雌兒。怎能勾得手。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于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箇雌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

都從閑處生情

東扯西  
攪運真  
情事莫  
作閑話  
看過

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餛飩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搗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脫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交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腳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是一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配合。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繇他歇些時。却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箇。准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垂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

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却再計較。說畢。作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楚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不在屋裡。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箇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

驀寫是轉處正  
 是人情之所必  
 至此作  
 者之精  
 神所在  
 也若詆  
 其繁而  
 欲損一  
 字者不  
 善讀書  
 者也

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  
 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  
 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丁亥生屬猪的交新  
 年却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  
 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  
 西門慶又楚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橈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  
 駿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連忙  
 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  
 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  
 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  
 只道爲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恰

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楚走王婆道這刷子  
 楚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交他抵不着那廝全討縣裡  
 人便宜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販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  
 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  
 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鎗全仗話三齊舌劍隻鴛孤  
 鳳霎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搬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  
 麼九版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  
 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纏用機關交李天王樓定鬼  
 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  
 尾攬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美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從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住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搨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盃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了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會便問乾娘間壁賣的是甚麼王婆道他家賣的拖煎阿滿子乾包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餃窩窩蛤蜊是為致麵是為致湯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的家去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良久王

是為致



婆在茶局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楚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僥倖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者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王婆也來了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蹣蹩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朶來你這兩日脚步兒勤趕趁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強

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叉簾子時見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趣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趣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丟下這箇小廝沒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交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要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有詩為証

莫說金蓮只王婆亦足便入心醉



九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郎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桃

乍對不相識 徐思似有情

盃前交一面 花底戀雙睛

嗟。啞。驚。新。態。

舍胡間舊名

影舍今夜燭 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箇字最難怎的是挨光比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

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街兩巷遊串也  
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  
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  
不然如何來得恁勤乾娘你自作成完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  
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攬也多成不得西門慶  
道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攬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兀挨光最難  
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  
錢只這件打攬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  
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  
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來商量西門  
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箇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

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  
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雖然微末出身却到  
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  
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  
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雌兒等閑  
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  
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  
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  
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  
做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  
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

計料如  
指掌

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不來，攪應答時，此事便休了。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却難爲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箇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此事便

休并  
修

休了。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繇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只欠一分了。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筋下去，只推拾筋將手

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這十分光做完備你怎的謝我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乾娘你這條計端的絕品好妙計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細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細絹三疋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直送入王婆家來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回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細絹綿子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

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箇客人在外邊不見箇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尋箇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没人待老身東樛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箇兒等那廝來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箇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督顧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細絹

說起便  
及送

此亦主  
婆之說

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  
生不濟不想又撞着閏月越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捐熱其技序只推生  
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  
中意若是不嫌時奴這幾日倒閑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堆下  
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  
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  
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  
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  
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  
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  
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牆上便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

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與人看來說明日是箇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  
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  
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過來  
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没人婦人道既是這  
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  
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內乾淨預備下針線  
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那婦人  
把簾兒掛了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  
入房裡坐下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  
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  
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真箇不曾見這般好

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存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你便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担兒出去了王婆便

三字非 賺却是 定命

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婆子的酒食不到吃傷了哩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家若是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殷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分精細被小意見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首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

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也。好。一。等。了。不到此日打選衣帽齊齊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正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疊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細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針線縫的又好

又密真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西門慶道就是那日在門首又拏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那日奴僕冲撞官人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却是聞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



縣門前開生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開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他兒子陳敬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了箇文嫂兒來討帖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同做保正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當行到明日娶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牛

張桌面到是正經怎的好和人鬪氣兩箇一遁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嘈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模一模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緣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虧殺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箇王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

身不動  
處正是  
心動處

手如何。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茄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鮓、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擺在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

見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筋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應道：「二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婦人又回應道：「將天北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却是那裡去？」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却不恁的。」家無主屋倒豎，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

語俱有意

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奔。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丟。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箇。細。疾。却。又。沒。了。婆。子。道。耶。嚶。耶。嚶。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

如此情  
意較武  
二官何  
鄉

遂任于  
呈近只  
目前

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箇。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婆。子。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駿。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哄。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抵。了。頭。不。起。身。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鬧茶坊鄆哥義憤

璇閨綉戶斜光入。千金七元倚門立。橫波美目送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聞道今月初避人。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爲道意。後堂羅幃一相親。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盞，裏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東街那樓前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晚間婦人聽了說，乾娘休要去，酒多不飲了。婆子便道：「阿呀，娘子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績，這婦人見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睜着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問道：「却纔到忘

猶極

果裡撒

宜憐死  
讀看親  
飛兒  
親之者  
平

何句推  
醉句何

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頭帶笑的回道：「姓武。」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你耳聾又不聾。」西門慶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武的却少，只有縣前一箇賣炊餅的三寸下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一面低着頭，微笑道：「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瞅他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却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嘈。這婦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兒，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

撮撥不  
死人  
死也

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隻筯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筯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筯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低着頭，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怎這的囉？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于是不繇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戶拘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濃如醬的一件東西。幾時得箇爽利，就

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事高強的，如何不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一箇將朱唇緊貼，一箇將粉臉斜偎。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博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味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箇偷情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好呀，好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

絕妙春

先好

從來首  
事者傳  
能爲局  
外之談  
此寫生  
手也較  
原本從  
庭矣讀  
者詳之

作者傳  
神處宜  
玩

千叮  
囑

布施三  
字盡

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不得再說不出來王婆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留下件表記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掏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收了三人

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丟下王婆與西門慶趁過後門歸來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還虧老娘把你兩箇生扭做夫妻強撮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向袖中取出一錠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財能動人意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施因向西門慶道這

十

畢景  
以

咱晚武大還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楚過婦人家來婦人正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勢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攬掇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艷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箇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 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到大來人難要

他怎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風水上漂也曾<sub>在</sub>馬房裡餵糶也曾<sub>在</sub>茶房裡來叫如今弄得許繇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登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髮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

沉醉東風

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着翡翠紗衫袖挽泥金帶喜

孜孜寶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世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西門慶誇之不足樓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枚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婦人問家中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邊人只是沒一箇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樓相抱嗚啞有聲那婆子只管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夫管他閑事繇着一人在房內做一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常在二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子

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髮直豎豎硬好箇東西

諸俗態  
留之可  
久俗眼

一物從來六寸長 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 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 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 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毛猶如白馥馥鼓蓬蓬發酵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果餡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

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褙縣裡為家業 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 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為始每日楚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



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 那曉防奸革弊心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教我那去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人王婆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櫬兒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

抄錄則  
再入之  
室高則  
乖戰之  
榮極悲  
生節討  
赤天之  
所使

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

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舍鳥小囚兒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鄆哥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穢的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裡切菜水泄不滲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小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

屬得宜  
恁痛快

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合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虫，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處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虫，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箇人，却正是

寫着

掀翻狐兔窩中草

驚起鴛鴦沙上眠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醜藥武大遭殃

參透風流二字禪，好姻緣是惡姻緣，痴心做處人人愛，冷眼觀時箇箇嫌。野草閑花休採折，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秤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鴉鴨，那裡有這麥秤。鄆哥道：你說沒秤，麥怎的賺得你恁肥。賸賸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莫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東

善說不  
如善教

道我吃三盃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盃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肱膀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揆他三五十文錢使耐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這般屁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

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打暮罵不與飯吃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箇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頓好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自在巷口等

此兒大有作用  
然亦多事

亦能自  
天

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弄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

去了，便撻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箇，你自去賣一遭來。」那厮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糊塗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伯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鬚鬚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

王婆老  
矣飛之  
在得  
又全以  
血氣用  
事宜幸  
非敗也

請云能  
痔瘡  
不能不  
變色于  
固本也

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當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做得好事那婦人頂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不是我没本事一時閒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腳來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開裡一直走了鄧哥見勢頭不好也撒了王婆撒開跑了街坊隣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王婆當時

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擡着便從後門歸到家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没人來來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

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哲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盆內一般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死大虫的武都頭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箇撐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王見遞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要我遞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

老哥

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越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己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繇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裡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逕與王婆收了。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血跡。便入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不了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不得。屍首婆子道：「這箇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

創子手  
無此毒  
腸老好  
百刻不  
足願矣

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遞與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婦人拭着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却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

讀此而  
不髮指  
心裂者

鼓時却正好打三更。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盪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將白湯沖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霜刀相侵，滿腹中似鋼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枉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替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盪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裡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



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綱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誰是武大一般？」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件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

此輩虛要賺得金蓮手段原硬

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誰能待，萬事無根只自生。  
柳藏鸚鵡語方聞，雪隱鷺鷥飛始見。

淡登舟